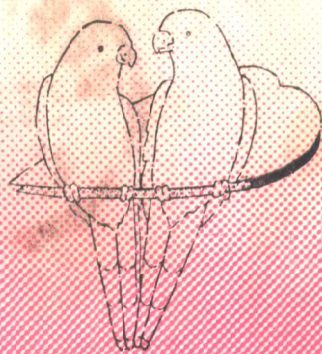


献给

未婚男女

〔日〕PHP研究所

胡甦慧 赵敏如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献给未婚男女

〔日〕PHP研究所 编

胡甦慧 赵敏如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結婚を考えるあなたに

根据日本PHP研究所1988年版翻译

献给未婚男女

〔日〕PHP研究所 编

胡甦慧 赵敏如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 印张 104千字

1990年1月第一版 1990年1月第一

ISBN 7-80049-333-5/C·51

定价：2.80元

HP关

致 读 者

本书系由过去刊载在《PHP》月刊杂志《PHP增刊号》上的有关婚姻问题的杂文中选出的 40 余篇文章编辑而成的。如能对您寻觅幸福婚姻和美好人生提供某些指导或参考，则不胜荣幸。

PHP*研究所出版部

HP为英文“和平·幸福·繁荣”三个词的字头。

目 录

初识篠田正浩·····	岩下志麻	(1)
从“渴慕的人儿”那里得到了爱·····	西川洁	(5)
婚姻问题小议·····	田中澄江	(9)
决心·····	山田太一	(14)
我曾打算过独身生活·····	野吕邦畅	(19)
我不能再等了！·····	见城美枝子	(23)
从一无所有开始·····	加藤芳郎	(27)
囊空如洗的新婚生活·····	阿部牧郎	(31)
富有体贴之情的互不干涉·····	冲藤典子	(35)
用B29轰炸机残骸搭成的墙壁 ·····	田中小实昌	(38)
我心中的光·····	立原江里佳	(41)
为什么改变了独身生活？·····	杉木亚鹤	(47)
一个银化妆盒·····	芦田伸介	(51)

父亲的心情·····	佐佐木信也	(56)
怎么会迷上那样一个男人! ···	山谷亲平	(59)
自命不凡的一对夫妻·····	小山明子	(62)
即使两人不投缘·····	川村晃	(66)
我丈夫使我懂得了许多事儿···	小川诚子	(71)
爱, 就是回报·····	佐古纯一郎	(75)
我的婚姻·····	佐藤爱子	(78)
应该更轻松些·····	福地泡介	(84)
人生的归宿·····	五代利矢子	(87)
要成为互道“早安”的夫妇·····	铃木健二	(91)
寂寞的峡谷·····	吉田敏	(95)
婚姻和家风·····	三浦朱门	(98)
红线儿·····	友竹正则	(103)
你幸福吗? ·····	藤原贞	(106)

我心中的小故事·····	大林宣彦	(110)
要有谅解对方的胸怀·····	高田敏子	(114)
让赞美的“阳光”温暖你的家 ·····	松下幸之助	(118)
责任·····	中山爱子	(123)
忍让·····	那田伊名太	(126)
志同道合的人·····	太田治子	(130)
甜味消失之后·····	中野孝次	(133)
由看见而产生的爱和印象中的爱 ·····	篠泽秀夫	(137)
婚后第25年的感想·····	三木卓	(141)
婚姻之谜·····	十返千鹤子	(144)
结婚是起点·····	山川静夫	(147)
爱情是调味料·····	森村桂	(151)
“窝里横”的丈夫·····	加藤谛三	(154)
人生的伴侣·····	小林久三	(160)

初识篠田正浩

岩下志麻

(电影演员)

我和篠田正浩相识，是在我19岁的时候。那时，篠田刚巧在为电影《干涸了的湖泊》物色一名饰女学生的演员，他便邀我到神乐坂的某个地方以面试的形式见面。当时，篠田身穿一条粉红色短裤，头戴一顶草帽，赤胸裸背，垂在他胸前的金质饰物在那儿摇晃着。我记得，那的确是一个暑气逼人的夏日，不过，在我的想象中，总觉得一位电影导演的形象，应该是更具有长者风度 而且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所以，一见到他这副模样，我便惊慌得不知所措了。

从扮演那部影片中的女学生开始，篠田又相继聘请我在他执导的四五部影片中担任了女主角。当时，我所扮演的角色全是“情节剧”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只有篠田在剧本中所塑造的许多个性鲜明、文雅恬静却又蕴藏着炽烈情感的女性形象和我的性格相近，所以我对他的剧本特别感兴趣，总是以愉快的心情期待着 he 邀我扮演他的剧本中的角色。不过，在这几年期间，我只不过感到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导演”、“才华横溢的人物”而已；他对我，也只是把我视为影片中的一个素材罢了。因此，在我的记忆中，就连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喝茶的事也未曾有过。

其后，松竹公司也开始采用公司外部的剧本制片了。他便以松竹公司购买他的剧本版权的形式进行创作，写了很多可以成为独立系统的剧本。我这方面，则在那些具有松竹公司特色的“情节剧”影片中饰女主人公，忙得越来越无法脱身，这样，我俩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们的接触这样空白了两三年之后，突然我接到他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他在京都初次拍摄的时代剧《暗杀》的演出。也许因为那是从京都挂来的长途电话，他的声调中，流露着难以言喻的孤独之感，简直就象在和恋人倾诉衷情似地充满着柔情，我喜出望外，当即飞往京都去了。

……京都的街道，是个一到傍晚就不禁让人感到有一种冷清孤单、总想找人相伴的地方。在拍片期间，我和他不知不觉就在先斗街的酒馆约会了。不过，在这样的会面中，我只不过是静听他杯酒落肚后对导演、对演技问题的高谈阔论而已，并无任何亲昵爱恋的心情。我们虽然住在同一家旅馆，但每当路经门前时，只是彬彬有礼地致意之后便走开，纵然彼此深知相互都抱有好感，但我们都没有让它进一步发展到超出这种感情。

不过，我却预感到我将和篠田结为终身伴侣。大体来说，我的性格是心直口快。有一天，我竟冒然说道：“我有个预感，总觉得很有可能和你结婚呢！”一瞬间，他现出惊讶的神情，而我说过这话之后并没太在意，所以其后便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件事，而且也并未意识到我脱口而出的话是个多么严

重的问题。可是，在他那方面，我的那句话似乎使他感到颇为震惊。后来，他曾取笑我说：我还以为你可能对各种男人都说过那么令人吃惊的求爱的话呢……。

在拍完那部《暗杀》影片之后，他为了业务上的事到苏联去了。从他由苏联给我写信那个时候起，我便清楚地意识到我已经爱上了他。本来，他的文章或言谈，无论何时总是思路清晰、有条不紊的，从未有过杂乱无章的现象。可这次，由于患扁桃腺炎发了高烧病倒之后，再加上身处异国所感受到的孤独冷寂，他来信中的字迹是那样令人难以想象的混乱潦草，那封信是在高烧给他带来了难忍的病痛和我满怀爱恋的情况下一挥而就的，当我收到这样一封信时，我意识到我自己是真正爱上他了。

他从苏联回国后，我俩便开始了情人间的那种约会。当时，我已同松竹公司签订了只受聘于该公司的合同，一年之内要连续演出几部影片，渡过了紧张繁忙的日日夜夜。他那方面，从苏联回国后大致导演了两部影片。后来，由于松竹公司的制片意图和他想要创作的剧本的倾向大相径庭，他便辞去了松竹公司的工作，变成了一个不受电影公司约束的自由导演。一个仍想在松竹公司拍制的影片中饰演主角的女人，要和一个已经同该公司因意见不一而断然辞掉工作的男人结婚，对这桩婚事，周围的人们是不会赞同的。他们曾多次恳切地告诫我说：“对女演员岩下志麻来说，结婚是多么的不利，保持独身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在那段时期，对我

这样一个刚好开始想要大干一番事业的人来说，结婚对事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确使我感到极大的担忧。虽然如此，每当我出现在我所钟爱的男人面前时便想道：“什么事业不事业，去他的吧！”由于我的情绪每天这样的起伏不定，使他颇为焦躁不安。

可是，我还是很希望和他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于是，我便下了决心，而在这决心中也带有还击周围人们反对我结婚的一种心情：“好了，那么我就结婚吧！要让周围的人们称赞我结婚后已变成一个比过去更加出色的女演员了。”很幸运，由于他所从事的职业是最能理解女演员处境的电影导演，所以，我俩结婚后，他以充满理解的语言说道：“你可不要把操劳家务后那种疲倦的样子带到工作岗位，要让婚后生活更加有利于你的事业，努力干下去吧！”这样，我便放弃了一个家庭主妇应承担的所有家务，开始了我们的共同生活。

当时，我虽然那么苦恼，但还是下决心结了婚，自不待言，婚后确是极大地促进了我事业上的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获得了一个女人所向往的那种幸福。现在，我一想到这些，便对篠田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从“渴慕的人儿”那里得到了爱……

西川洁

(参议员)

我和她邂逅相遇，是在我离开石井均老师加入“吉本新喜剧团”不久的时候，地点是在剧场的后台。当时后台有演完戏从前台退进来的演员，也有准备出场的演员，她，就出现在那些来去匆匆的人们当中。我看到她的情影不禁想道：

“多么漂亮的人儿呀！”

我在小时候就常常幻想着：“我的媳妇会是什么样的人呢？若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好啦！”当我看到她时，便感到我梦寐以求的“媳妇”已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了，但在当时，充其量也只能是惊喜地凝望着她而已。

从那以后，虽然有时我也曾和她登上同一舞台演出，但由于她在这个剧团的资历比我深，所以对我来说，她只能永远是我所“渴慕的偶像”而已，除了日常见面时的寒暄之外，极少和她交谈。

自从这样和她相识之后，大约过了一年，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她在大阪梅田剧场演出期间，忽然发起高烧病倒了。这当然就无法登台演出了。虽然如此，即便想让她在后台休息，可是那儿却很窄小，没有可供她静卧休息之处。大家乱作一团，一时哗然，有人提议将她移到别处去。我当时和家

人同住的寓所就在梅田附近，结果便决定让她在我家休息了。可是，她的高烧总不见消退，在以后的几天里，就一直在我家住了下来。

自从有了这么一段经历之后，我便能和她稍稍进行一些交谈了。在后台或其他地方见了面，也不象过去那样只是一般性的互致问候，也能够无拘无束地谈论各种问题了。在不登台演出的空暇时间，我们两人还曾去过咖啡馆，有时还在一起用餐。

就这样我们亲密地交往了起来，我发现，她的心灵中有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美好品德。也可能由于她是一位有外国人血统的姑娘，乍一看，总给人一种浮华的印象，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她无论何时都很谦逊，并常常照顾男子汉的自尊心。

她的舞台生涯颇为走运，总是主角中的成员，而我却只能当个配角。所以经济收入当然就大不一样了。下班之后，有时大家要一起去吃饭，可是我并没有钱。每逢这种情况，她为了不让我当众出丑，便从餐桌下边悄悄地把钱递给我。

她是一位在各方面都能这样做的姑娘。对于一个男子来说，在任何人面前都有一种所谓男子汉的倔强劲：“我岂能屈居他人之下！”她非常理解我作为一个男子汉的这种心境。不知不觉中，我便被她那温柔善良的性格和体贴入微的情感迷恋住了。

她也可能感觉到了我心中的某种恋情，有一天，我们两

人就订了婚。那时，我19岁，她和我同龄，也是19岁。

可是，同家里人一谈起这件事，他们却持反对态度。也许，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两人都过于年轻，而且我的收入又很微薄，按这种情况，显然是无法维持生活的。

不过，对我们两人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问题。我首先说服我的双亲赞同了我们的婚事。然后就到京都她的家里去了。可是她的母亲却怎么也不允许我们结婚。那一天，她的母亲把我狠狠地数落了一番，又当着众多亲属的面重重地打了她一记耳光。

目睹这种情景，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她如果表示不愿跟随我这个人，决不勉强，我也断了这个念头。不过，她若是非和我这样的人永远在一起生活下去不可，那么，可就很难说今后会发生什么事了。”

我一说完这样的气话，迅即愤然离开了她的家。可是，那时正是万籁俱寂的深夜，已经没有开往大阪的电车了，当然我也没有足够的钱雇出租汽车回去，不得已便四处寻找收费不高的旅馆，不管怎样，那夜我已决定要在京都住上一宿。

这也许就是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吧，次日清晨，在开赴大阪的电车中，偶然间，我发现她手里提着一个皮箱。脸颊红肿，大概是哭了一夜。

在举行结婚仪式时，她的双亲自然不必说了，就连她的亲戚也没有一个人前来参加。我们两人，就在一处小小的公

寓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对我这个羽毛未丰、前途未卜的人，总是大力相助。这并非金钱上的资助，也不是任何其他性质的帮助，而是精神上的一种慷慨解囊。她对于动辄自暴自弃的我，有时就给予鼓励，有时又让我感受到一种温柔的体贴之情。于是，她这种精神上的关怀，就成了我痛苦时唯一的支柱了。



婚姻问题小议

田中澄江

(作家)

想到我举行结婚仪式前后的情形，那简直是一点儿都不快乐。

很久以来就有“婚事瘦”这么一种说法。意思是说，从说媒提亲开始直到结完婚，姑娘们要被这件事弄得心力交瘁，身体就消瘦下去了。

当时，我自己的体重是否因此有所减轻？在我的记忆中，是否量过体重，已想不起来了，但总而言之，在我的一生中，那时的心绪是持续不断地处于最无聊、最乏味的状态，只要一想起那段往事就感到很郁闷，对再次结婚之类的事，我所以不愿再去问津，也是由于不愿再度出现那些令人不快的回忆。

是什么使我感到无聊，又是什么使我感到乏味呢？那就是因为结婚这种事使我完全失去了自由；是因为要举行一次婚礼，那名目繁多的限制和规矩，把我五花大绑地束缚起来了，如不甘愿受缚，我将寸步难行。

首先，我不得不去练习梳结一种叫做“岛田髻”的发型。要将长长的头发浓浓地涂上头油，不让头发散开，再用细发绳把头发紧紧地结扎起来，梳得高高地装饰在头顶上。在梳

结时，面部和头皮被揪痛得令人叫苦不迭；梳好这种发型出来，搭出租汽车回家时，头部却被车门给阻挡住了，这又是令人叫苦不迭。走路时，脖颈也不得不伸得笔直，德川时代的姑娘们，就是要经常忍受着痛苦梳成这般极不自然而令人感到不舒畅的发型，这真是令人惊讶得目瞪口呆。

就是由于梳成了这种发型，夜里想要就寝时，又要经受一场不寻常的折腾，妈妈取出一个老古董，称之为“枕箱”，要我必须把头固定在上面。

不仅这种发型使我吃尽了苦头，而且还要为结婚购置嫁妆，要找新房，还要准备结婚宴会，等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特别厌烦，真想中途撒手，随它去好了。反正任何事都不能由我自己做主，不能按我喜欢的方式行事，都得同对方商量，而且还必须考虑到社会上一般的规格之类的问题，这简直使我厌烦极了。

从开始给我提各门亲事的时候起，这种不自由感，被压抑感，便束缚着我的身心，我不知多少遍地想道：“还是独身一人的好！”正如俗话所说：“高不成，低不就”，给我提过的每门亲事都是既有长处又有缺点，不能说哪门亲事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我对恋爱之类的事，从来不大沾边，诸如为了她（他），我甘愿赴汤蹈火；如果不同她（他）结婚，我一天也活不下去之类，我从未被这样炽烈的情感困扰过，只是茫然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人人都是要结婚的，那么我也就结婚吧。”所以，一旦真的要结婚，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便感到半